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二日星期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會議

出席者：

施偉賢議員，C.B.E., LL.D., Q.C., J.P. (主席)

布政司陳方安生議員，C.B.E., J.P.

財政司麥高樂爵士議員，K.B.E., J.P.

律政司馬富善議員，C.M.G.,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許賢發議員，O.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李國寶議員，O.B.E., LL.D., J.P.

彭震海議員，M.B.E.

司徒華議員

譚耀宗議員

黃宏發議員，O.B.E., J.P.

何承天議員，O.B.E., J.P.

夏佳理議員，O.B.E., J.P.

鮑磊議員，O.B.E., J.P.

林貝聿嘉議員，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劉華森議員，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麥理覺議員，O.B.E., I.S.O., J.P.

杜葉錫恩議員，C.B.E.

黃匡源議員，O.B.E., J.P.

陳偉業議員

鄭海泉議員，O.B.E., J.P.

鄭慕智議員

張建東議員，O.B.E., J.P.

張文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

馮智活議員

夏永豪議員，M.B.E., J.P.

何敏嘉議員

葉錫安議員，O.B.E., J.P.

林鉅津議員

林鉅成議員，J.P.

劉千石議員

李永達議員

李家祥議員，J.P.

李華明議員

唐英年議員，J.P.

狄志遠議員

涂謹申議員

黃秉槐議員，M.B.E., J.P.

黃宜弘議員

楊孝華議員，J.P.

黃偉賢議員

陸恭蕙議員

陸觀豪議員

胡紅玉議員

田北俊議員，O.B.E., J.P.

曹紹偉議員

缺席者：

李鵬飛議員，C.B.E.,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劉皇發議員，O.B.E., J.P.

馮檢基議員

黃震遐議員

劉慧卿議員

文世昌議員

潘國濂議員

楊森議員

鄧兆棠議員，J.P.

列席者：

立法局秘書馮載祥先生

總督彭定康先生根據會議常規第 4AA 條出席會議，向本局發表講話，並接受提問。

主席（譯文）：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歡迎總督。

秘書（譯文）：總督先生。

主席（譯文）：現在由總督就教育及培訓事宜向本局發表講話。

總督（譯文）：主席先生，我們在本局曾討論過各式各樣的問題，但少有問題比教育及培訓事宜更影響香港和港人的長遠前途。在眾多地方中，唯獨在香港，我們沒有任何天然資源可以依靠，本港經濟興衰全賴港人的技術和才能。

香港市民也很清楚知道這一點。香港的家長認識到為子女提供良好教育的重要性。他們知道教育和培訓是通往更美好生活的階梯。因此，香港並沒有學習求上進的動機問題存在。良好教育的需求就擺在我們面前，要滿足這些需求，全看政府如何盡力。

香港的教育在近三十年來迅速發展起來。

三十年前：

很多兒童就讀於公共屋邨的天台小學；

我們只能為三分之一的適齡學童提供中學學位；

香港大學是唯一頒授學位的院校，而且只提供 400 個學位學額。

今天：

所有兒童均接受九年免費強迫教育；

有 85% 超越中三水平的學童可入讀官立及資助學校的中四及中五津貼學位；另有 10% 可以選擇在工業學院接受津貼的技工級訓練。

今天，我們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正接受全日制教育。到了今年九月，接近 20% 年齡介乎 17 至 20 歲的青年人，將註冊入讀全港 7 間專上學院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另有 14000 人將修讀兩間理工學院和職業訓練局轄下兩間工業學院的學位以下程度課程。有 16000 名學生現正修讀由公開進修學院所舉辦的遙距學習學位課程和學位以下程度課程。

在香港，合資格的學生均不會因為經濟問題而被剝削接受教育的機會。由小學學前至專上程度，任何學生，不論程度，如有需要均可申請經濟援助。

在短短的日子裏，香港已邁進了一大步。這一點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所有參與香港教育事業的人士——尤其是全港 55000 名教師。我們所有人——家長、學生、整個社會——都要依賴他們。本港社會日後的成就，全賴他們的才幹、品德，以及對工作的熱誠。

我們下一步又該怎麼辦呢？

我們已為九零年代訂下兩項主要目標。首先，是改善學校教育的質素。第二，增加專上教育的學額。

關於學校教育方面，教育統籌委員會在其第五號報告書所提的建議令我們得益不淺，我們正努力實施其大部分的建議。讓我告訴大眾至今我們所做的一些工作：

第一，新成立的香港教育學院的籌備工作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並準備於一九九四年九月提供首批學術課程，此一成就實有賴該學院的臨時管理委員會在葉錫安議員的英明領導下，15 個月來努力不懈工作。新成立的管理委員會須在緊迫的時間表內，完成將現有的各間教育學院合併成為新學院。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在一九九七年完成興建學院在大埔的新校舍工程。該所校舍耗資 19 億元，將成為全港所有教師接受訓練的主要中心。這是一項非常龐大的工程，並正按預定進度進行。

第二，我們正耗資超過 6 億元改善 60 間小學和 50 間中學的校舍。簡陋的課室並不能促使學生表現卓越。我們亦正計劃在第二階段改善更多學校的校舍。

第三，我們正逐步降低師生的比例、縮減每班學生人數、將小學教席提升為學位教席、增加中學的學位教師人數——而我們已為現職教師設計了一些學位課程。我們訂下了明確的目標，並靜靜地穩步邁向這些目標。自從我在一九九二年十月的施政報告內首次公布這些措施後，小學的師生比例已由 26.9:1 下降至 25.2:1，而中學的比例則由 21.8:1 下降至 20.6:1；此外，小一的每班平均人數亦已由 36 人減少至 31 人；到了今年九月，各小學將會有 180 個新設的學位教席，而中學則增加多 800 個學位教席。

第四，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剛被推選出來。這個組織的成立正好標誌着進一步邁向更專業化的教育。

一切工作都進展穩健。但是，情況永遠也像成績表上的最後一句一樣：「可以做得更好。」只達致目前的目標是不足夠的。我們須不斷追求超越現狀，並且確定和適應社會日新月異的需求。

讓我向各位議員描繪一下香港教育的概況，讓大家了解我們未來幾年的計劃。首先，我會從最早的教育開始，即小學學前教育。

超過 85% 的 6 歲以下小童現正就讀幼稚園。無論幼稚園教育應否成為正規教育制度的一部份，政府必須考慮這個情況。小學學前教育明顯是我們可以努力進一步改善的範疇，而教育委員會已成立一個特別小組委員會研究這問題。我們現正等候教育委員會和教育統籌委員會的建議，才決定怎樣才能最有效地改善本港幼稚園教育的質素。

至於再上一級的教育——學校教育，教育統籌委員會已成立特別工作小組，研究 3 項受到廣泛關注的問題：教育水準；語文能力；以及分配資源給學校的方法。

我們期望在本年的稍後時間收到工作小組的報告。這份報告將會引導我們如何辯論這些重要的問題。

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最近展開一項重大的諮詢工作，就該委員會所發表關於香港發展高等教育的中期報告徵詢意見。這是一份相當好的報告，集中討論未來的發展。報告亦在教育界掀起廣泛的討論，促使委員會須將諮詢期延長兩個月。我們正期待委員會發表最後報告，希望延長諮詢期能令報告的內容更加充實。

最後，是關於持續教育及培訓。自從我來港後，這個範疇令我感受至深。我僅想指出一點。面對瞬息萬變的經濟環境，假如香港想保持快速而圓熟的適應力，假如香港想角逐成為高科技的國際商貿中心，有一點便非常重要，就是我們須繼續教育和再訓練本港的勞動人口。市場轉變的步伐是永遠不會慢下來的。我們一旦放鬆步伐，對手便會立刻超前。假如我們不提升本港工人的技能，我們的產品便無法在市場上佔一席位。

在這方面，我們已做得不錯。香港目前已提供了 25 萬個部份時間制課程和校外進修課程的學額。單是職業訓練局已提供了 58000 個學額。行政局首席議員鄧蓮如女男爵將會在今天下午為職業訓練局位於柴灣的一所新工業學院揭幕，提供更多學額。僱員再培訓局透過他們的課程，在不足一年內已完成訓練 12500 名學員。

今天，人們總期望在他們的事業中多次轉換工作——甚至轉換行業。我們須協助他們面對這種巨變所帶來的挑戰。最好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莫如透過教育和培訓，並從嬰兒時期開始延續至成年。今天的教育並非貿然始於五、六歲，然後又在十五、六歲時貿然結束。我們的教育始於更早階段，但可以永不止息。這對香港有利，對本港經濟也有利。而身為人類，教育當然對我們有利。謝謝。

主席（譯文）：各位議員現在可向總督提出問題。提問的議員可再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問題，以求闡釋。請各位議員舉手示意。

主席（譯文）：夏永豪議員。

夏永豪議員問：主席先生，剛才總督先生對教師地位的肯定，我聽了非常歡喜。目前教師的流失率，尤其是在中學方面，仍然非常高。請問總督先生，有何方法可吸引更多青年人入此行，並在入行後可予挽留，俾為教育服務？

總督答(譯文)：我同意這位議員所說，像教師這樣重要的專業，如出現任何流失率，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正如這位議員所知，教師的整體流失率目前大約為 10%。雖然我們希望流失率再低一些，但以目前來說，我們認為這並非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例如，我們可以藉着擴大招聘範圍及延長教師服務期去應付我們所預見的教師人手短缺。但是，我們實在須確保讓青年人（例如年青的大學畢業生）看到教師是一門令人有工作滿足感的專業、是一門崇高的專業，是一門對社會福祉有莫大關係的專業。以上所說的都是事實。我亟盼該議會設立後會大大提高教師的專業地位，而我們將來可考慮為上述工作提供一個法定基礎。我認為那些構思設立和推展一個可以說是全體教師議會的機構以監察及督導專業操守的人士理想正確。我認為我們必須確保教育服務獲得分配適當的資源、教師有理想的薪酬；我認為必須確保他們的授課環境合理。我很高興看見我們的學校改善計劃所取得的成績之一，舉例來說，就是在學校內設立教員休息室；現時學校是沒有這類休息室的。雖然這也許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但我認為教師在繁重的工作之餘，可以在休息室內鬆弛一會是很重要的。因此，這亦涉及分配資源的問題。我希望在各種方法的配合下，將能夠吸引人才加入這個或許是我們社會中最重要行業。

主席(譯文)：李國寶議員。

李國寶議員問(譯文)：根據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檢討一九九一至二零零一年高等教育發展的修訂中期報告書指出，每間專上院校所獲的撥款，是以其學術研究量作為根據。總督先生，你可否告知本局，在決定每間院校的撥款數目時，當局以甚麼來衡量其教學質素？

總督答(譯文)：我認為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報告在推動專上院校的發展，使其成為優秀學術中心之際，亦認識到撥款多寡不單取決於學術研究量，亦取決於研究質素。我認為研究質素最好由對等的學術界人士評審，政府或中央決策者都不是評審研究質素的最佳人選。我覺得最好由學術界的其他學者專家評審。當然，這位議員所提及的問題，亦引起我們的關注。我們現正迅速擴展我們的專上院校，但我要強調，我們並沒有因此而犧牲了其他方面的教育。我覺得我們這樣做是正確的。這樣做確實需要經費，對研究院亦產生影響，特別在研究及研究經費方面。我們已增加了研究經費的撥款，由一九九一至九二年度的 1 億元增至本財政年度的 2.1 億元，我希望這樣可以鼓勵香港大專院校的研究院進行更多學術研究，而研究範圍愈廣，研究的質素將會愈高。

主席（譯文）：彭震海議員。

彭震海議員問：總督先生，僱員再培訓計劃對轉業工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深受歡迎。剛才總督先生說有一萬多人已參加過再培訓計劃。根據勞工處處長今年三月在答覆我對開支預算問題時，謂經過再培訓的工人，能成功轉工而就業的，只有 21%，這個數字非常偏低。我希望總督先生答覆本局，政府會否採取進一步措施來加強就業輔導，使參加再培訓計劃的工人真正能找到合適的工作？

總督答（譯文）：會的，我們確實打算鼓勵及發展就業輔導。例如我們其中一項建議，就是與那些曾接受再培訓而又未能找到工作的工人會面。我不肯定我以下所述的數字是否與這位議員獲得的數字完全一致，而我亦不知道他已獲得這個數字。我相信我說 70% 曾接受再培訓的工人其後都獲安排工作是正確的，而這個數字也相當令人鼓舞，不過，這個數字再高一些就會更加理想。我想這是在再培訓第一批 12500 名工人後所得的整體數字。到十月，我相信參加再培訓計劃的工人會增至 15000 名以上。如果我們所講的數字，實際是不同方面的數字，便會你說東來我說西，牛頭不對馬嘴。也許我們稍後可以澄清這個問題。不過，我真的認為我所提供的 70% 這個數字是準確的。

彭震海議員：總督先生，根據勞工處今年三月提供給我的數字，經就業輔導而替再培訓計劃下工人成功找到工作的只有 21%，這是政府的答覆。

總督（譯文）：可能我們自三月以來已取得極大進展（眾笑），又或者勞工處處長該次提供的數字不正確，而我今次提供的數字才是正確的。但我不相信情況是這樣。也許這只是由於我們自此已取得進展。我可以證實，就那 12500 名曾接受再培訓而又積極求職的工人而言，成功安排就業率是 70% 至 75%。

至於那些沒有找到工作的人，我可以告訴這位議員，僱員再培訓局將會舉辦精修跟進課程，對象是那些在修畢為期 5 天的求職技巧課程後 4 星期內仍無法找到工作的再培訓工人。

我和這位議員稍後也許會試圖澄清三月的數字和我剛提供的數字的差別。不過，這個差別可能是由於我們談及不同的事情所致。

主席（譯文）：唐英年議員。

唐英年議員問：總督先生，首先我想恭祝你生日快樂。香港是一個相當富裕和經濟蓬勃的社會，但可惜港府每年投資在教育方面的開支較鄰近國家為低，就以一九九四至九五財政

年度開支預算來說，只佔實質增長 6.5%，即佔本地生產總值(GDP)大約 3%，比起鄰近國家，例如日本的 4.8%，馬來西亞的 5.6%、新加坡與台灣的 4%左右，屬於偏低，唯一高過的地方是你心愛中國的 2.4%。總督先生，既然香港有那麼蓬勃的經濟，請問剛才我所說的情況是否可以接受？或者你是否會覺得尷尬？

總督答（譯文）：沒有。不過，在反對這位議員的說法之前，讓我先接受他的祝賀，祝自己生日快樂。（眾笑）我希望可以好似不少本地居民那麼長壽，一如本港的健康統計數字所顯示。

事實上，我並不認為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率是比較某一產品的質或甚至量的理想根據。若本地生產總值緩慢地增長，但公共開支卻以比經濟趨向增長率更快的速度上升，則用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來衡量教育開支便會顯得過於墨守成規。若以實質計算，用於教育的開支實際上可能會更少，因為經濟增長並非如你所希望的那麼快速。我認為值得一提的是，公共開支及稅項在本地生產總值所佔的比例，比我們鄰近的多個國家低很多，而且實在低於大多數國家。該等國家的教育獲私人捐助，而我懷疑這些捐款亦計算在其教育經費內。我認為本港教育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3.4%，是佔公共開支的適當數字。

我認為較明智的做法或許是從教育佔公共開支的比例著眼。這數字大約是 21%。雖然這數字一直保持穩定，但教育肯定是最高及最龐大的公共開支項目，由此可見我們對教育的重視。此外，以實質計算，用於學校的開支亦上升了 6.5%，這個數字比過去數年的通脹率為高，也比其他項目的整體公共開支的增幅為多。

我認為我們做得相當好，但我不否認還要多做些。因此，我們用 6 億元去改善學校、用超過 1.5 億元去招聘更多教師，及用 1 億零 300 萬元去減少每班學生的人數。所有這些數字加起來，我認為其總數會達到這位議員也認為是理想的數目。但我可以肯定地說，如要本港的勞動人口今後能夠有我們所需的質素，我們不單只要繼續把教育列為我們的最大開支項目，還須在教育方面動用更多公帑。故此，至少在這方面，這位議員可與我共同努力，向著目標邁進。

唐英年議員問：總督先生，為何在成人教育方面會由 6,000 萬元減為 5,100 萬元？

總督答（譯文）：若從整體角度來看延續教育，我相信我可以正確地說，這方面的開支是有所增加。這些開支之中，有些是基本開支而非只是經常開支。例如，兩年前我宣布撥 1 億 5,000 萬元給公開進修學院，使其能自置校舍。這會令到該學院稍後可節省經常開支。我不肯定該數目是否也包括在這位議員所述的數字之內，而我們撥給公開進修學院作課程發展用的 1 億元，不知是否也包括在內？但這位議員指出，延續教育是我們須較先處理的範疇，這點是完全正確的。我相信他都知道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現正研究

這事，並會把財政自給的問題納入檢討範圍內。該委員會顯然須訂出今後我們撥款給這重要界別的路向。

愈來愈多人打算在年紀較大時進修。我們須盡可能為他們提供更多機會。我曾接觸不少持續進修的人，我必須說他們令我深感敬佩。他們經常於日間整天辛勤工作，晚上還要苦讀。

主席（譯文）：曹紹偉議員。

曹紹偉議員問：總督先生，無可否認，政府近年在青少年教育方面致力投入更多經費，使其有更豐富的書本知識。不過，同期亦出現了日漸嚴重的青少年問題。很多青少年受物質的引誘及缺乏明確的價值觀，不自覺地犯錯，包括從事雛妓、吸毒或其他犯罪行爲。請問總督先生，政府能否盡快將公民教育（包括國民教育及政治教育）列為中學必修課程，以培養年青一代有更強的歸屬感，以及在九七後能夠面對人生的選擇及挑戰？

總督答（譯文）：這條問題牽涉很廣。爲了盡可能以積極的方式作答，我會設法避免政治家不時會犯上的錯誤，就是開始用主教或精神領袖那樣的口脛說話，我認爲那些想把道德水平提高的人，基本上應依賴精神領袖而不是政治家。

說來令人歎息，我們這個年代出現一種矛盾情況，就是集體及個人財富增加後並未能消除種種社會問題。事實上，我們往往看到某些社會問題會隨着物質主義高漲及人們的可支配收入上升而增長。在某些方面而言，有關問題可以在學校處理。我們的學校肩負重任，向男女學童灌輸全人教育，因此公民教育、健康教育、教導青少年自重及尊重別人，都是教育的重要部分。不過，我認爲家長很多時都會把責任推給學校，而並非自己承擔最基本的責任。我認爲灌輸道德標準及道德價值的大部分責任應從家庭開始；我不認爲家長可期望學校能夠彌補在家庭方面的不足之處。學校有一定的角色，但我認爲家長也必須認識到自己的角色。我很高興看見學校管理新措施透過組成更多家長教師會等途徑，把家長及校方拉在一起。我認爲那是令人非常振奮的新措施。

至於這位議員的問題所提及的政治教育，我認爲在學校課程中已有一些課程綱要是載有很多資料，涉及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以及現代中國的轉變。我不認爲有需要在那方面再多做些什麼。然而，教導青年人認識社會及認識他們身處社會的憲法是我們教育的重要部份。我很高興我們的老師能夠就那些課題制訂了那麼出色的教材。

也許我可以再補充一點。當我到訪各個區議會時，各區減罪委員會的工作及各減罪委員會與學校之間的聯絡工作，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認爲這項工作異常重要，尤以勸諭青少年不要參與黑社會活動爲然。我希望看見這類重要的工作將來增加。

主席（譯文）：梁智鴻議員。

梁智鴻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香港仍然有相當多的工業意外，這是令人遺憾的。政府在該方面究竟有否政策？如有的話，有關的政策及原則又會如何實施，以便為那些因工業意外導致傷殘的人士提供再培訓，讓他們融入社會？政府又會否帶頭僱用這些人士，作為好的開始？

總督答（譯文）：我相信這位議員也知道，我們已經擴大僱員再培訓局的職權範圍，以便把那些因工受傷的人士包括在內；說來令人歎息，這類別的人士也委實太多了。我以往也曾在某些場合說過——特別是在可怖的工業意外現場——香港的工業意外數字之高，到了可恥的地步。以香港這樣先進的經濟體系而言，我們仍有令人髮指的工業意外數字，雖然這不是建造業獨有的問題，但卻是以該行業為甚。在勞工處處長的積極領導下，我們已採取措施處理這項問題。我坦言一句，我認為本港工會組織在這方面施加的壓力，是完全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我很欣賞他們在這個問題所進行的理智而有效的游說。我非常希望能夠在我們的培訓及再培訓計劃中，確保加入工業安全這項，令學員加以注意。建造業主辦的所有課程肯定須要如此，但我仍會查看一下我們實際在那方面做了些什麼，並會告知這位議員。

梁智鴻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政府會否帶頭僱用那些人士？

總督答（譯文）：不久前，我曾出席一個稱為傷殘問題的高峰會。會上我們談到僱用傷殘人士的問題，而我們政府在這方面承諾是會僱用一般傷殘人士，而不是特別指定因工業意外受傷的人士。我認為要區分這兩類人士是很難的，但政府方面會盡更大的努力，僱用那些無論是由工作造成，還是遺傳問題或其他原因引致有缺陷的人士。

主席（譯文）：林鉅津議員。

林鉅津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直至今日為止，香港主要是透過一個校外考試委員制度，使各大學在教育水準方面可以與其他英聯邦國家的大學看齊。到了一九九七年，香港便不再是英聯邦成員，相信校外考試委員制度屆時也會終止。總督先生可否告知本局，當局現在正採取甚麼措施，以及將來會有甚麼安排，以確保本港大學畢業生的能力可以繼續媲美其他大學畢業生，受到世界各大學術機構的承認？有一點特別重要的，就是當醫科畢業生到海外接受訓練時，法律規定受訓人士必須持有認可的醫學專業資格，才可診治病人。

總督答(譯文):到了一九九七年,香港與英聯邦的關係便會出現無可避免的轉變,我衷心希望這種轉變不會影響香港與英聯邦國家,以至與其他國家的學術聯繫。相信這位議員也知道,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有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學者,他們有些來自英聯邦國家,有些則來自一、兩個非英聯邦國家,我肯定起碼有來自一個非英聯邦國家的。我相信這位議員亦比我更加清楚,本港的醫學專科學院有廣泛的國際聯繫。我肯定一九九七年後學院將會繼續保持這些聯繫,並會加以發展。我希望一九九七年的主權移交不會影響或終止本港學術界與海外及外地的聯繫。若這些聯繫真的受到影響或終止——我不相信情況會這樣——這將會令人感到惋惜,並會對我們造成打擊。我們必須確保本港學術界繼續放眼世界。當然,這也是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最近發表的諮詢文件及使命宣言的一個主題,就是希望香港繼續擔當一個極為開放的角色。

主席(譯文):劉千石議員。

劉千石議員問:總督先生,再培訓計劃能否成功,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是依靠僱主的支持。請問政府作為本港最大的僱主,有否以最大僱主身份與培訓局保持聯繫和合作?又有否考慮在招聘公務員時,撥出一定數量的空缺以僱用受再培訓的學員,藉以樹立良好榜樣?

總督答(譯文):在招聘公務員時,我相信政府並沒有訂下一個固定百分比,來僱用那些已完成僱員再培訓局課程的學員。我不敢說訂下一個固定百分比是一定恰當的做法,因為政府空缺所需的專門技術,並非經常與僱員再培訓計劃學員的技術互相脗合。然而,我一定會考慮這個問題,看看還可以做些什麼。正如我較早時所說,我認為在接受再培訓計劃後積極尋找工作的學員找到工作的比率相當高,同時政府現正嘗試進一步提高他們的就業率。因此,在12500名或短期內會增至15000名的再培訓學員當中,實際上無法找到工作的,為數不多。

劉千石議員問:總督先生可否解釋一下,事實上僱主也存有同樣的問題,如果在公務員的招聘方面能有計劃地與培訓局討論或合作,我相信對解決受再培訓學員的就業是有幫助的。總督會否嘗試考慮這個方式是否有助於受再培訓學員的轉業?

總督答(譯文):當然。這位議員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政府仍未進行有關的對話,我會確保當局與培訓局討論有關問題。

主席(譯文):狄志遠議員。

狄志遠議員問:總督先生,雖然你是英國人,我亦希望你可以全力支持中文母語教學。香港推行母語教學已有十多年,但效果不很顯著,最主要原因是家長認為英文地位比較高,

而學校也不敢使用母語教學，因為害怕會影響學校的地位。這是一個輕中重英的現象，造成這現象其實政府亦有一定的責任，例如現時絕大部分官立中學都是用英語教學；另外政府在招聘某些公務員時，有些條件是規定英文科必須及格，卻沒有提到中文是否要合格。總督先生，你是否有責任督促有關部門去研究現時這種輕中重英的做法和加以改善，使政府能以身作則地推動母語教學？

總督答（譯文）：我不敢完全肯定地說，整個社會，或者坐在我右面的能幹的高級政府人員，會同意如這位議員所暗示的，就是我們多年來採用英語教學是徹底失敗的。

這個問題當然具爭議性，家長亦很關心這個問題。我們希望能以自願而非強迫的方法加速推行母語教學的進度。我同意這位議員所說，就是我們希望見到青年人能以一種最適合他們的語言接受教育。我們不希望見到的，是以不中不西，既非英文，亦非中文的語言來教導青年人。這是我們目前努力設法避免的。這位議員亦知道，很多家長一旦知悉子女就讀的學校準備從英語轉為以母語授課，都會表示反對，原因是他們認為這樣會影響子女的就業機會。他們亦認為這樣會令子女所接受的教育淪為次等。其實，當轉為母語教學時，其中一項學校能夠及應該做的工作，顯然就是在用母語授課的課程範圍內，利用銜接課程及其他方法，確保能夠更加著重英語的訓練。

目前，我們正鼓勵學校轉用最適當的教學語言。我希望在這事上，我們可盡量得到家長的諒解。稍後，我們便會向更大的目標進發，除增強英語的能力外，還推廣普通話。我們已設立一個語文基金，而本局亦已批准撥款。本局有兩位議員亦是決定如何運用基金款項的委員會成員。這只是其中一個我希望可以確保香港能夠保持作為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商業中心所需的語文水準的方法。當然，本港以廣東話作為日常語言，當可為本港市民提供主要的文化背景。然而，在各行各業內，英語和普通話將極為重要，這是不容置疑的。我們要確保有一批人能勝任這樣的工作，對公務員架構來說，亦同樣真確。在公務員架構內，某些職位是經常需要同時使用三種語言，我們必須竭盡所能，確保有關人員能兼顧得來。

主席（譯文）：陸觀豪議員。

陸觀豪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我想跟進總督先生的答覆。總督先生可否闡述當局今後如何提高教師和學生的語文講寫能力？

總督答（譯文）：當教育統籌委員會屬下的語言能力工作小組在本年稍後時間提交報告後，對於我們計劃今後的路向，顯然會有極大幫助。我相信該報告會為負責管理語文基金的委員會提供一些指引——我們已向該基金注資 3 億元。各界對本港英語能力下降表示關注，而我亦經常聽聞商界領袖這樣說。我不知道他們這樣說有多少是基於他們的個人經驗及有多少是有客觀的事實根據，但我認為他們至少有一點是正確的，就是香港若要維持其在地區及世界上的經濟地位，便必須保持一定水準的語言技巧。

主席（譯文）：黃秉槐議員。

黃秉槐議員問：總督先生，數年前，當政府考慮發牌予有線電視時，曾討論過要撥出幾條線路或部分時間作為教育電視用途。請問現時是否仍有這個打算？若有，則準備工作進行至哪一步驟？

總督答（譯文）：恐怕以我自己對於這些事情有關的機構歷史的了解，未可以證實或否認有關方面是否曾就電視所擔當的教育角色作出承諾。其實，我認為——然而這只是個人意見——很多時人們寧願看電視而不肯唸書。我亦看到電視在教育方面是可以擔當一個角色的。我知道本港一些電視台在製作兒童電視節目方面已是亞太地區的翹楚。至於電視的更廣泛教育角色，也許我可以就這點再與這位議員接觸。目前，我要說的是，也許除了與持續教育和公開進修學院的課程有關的項目不時會在電視出現之外，我並未看到電視顯著地用作教育用途。

主席（譯文）：張文光議員。

張文光議員問：總督先生，我想問的，與狄志遠議員所提及的母語教學有關。過去由於香港是一個殖民地，長期以來，政府所推行的語文政策是重英輕中。這個錯誤的觀念其實已經深植在社會裏。在殖民地即將結束的日子，我們所希望建立的，不單只是一個植根於本地的民主制度，亦要植根於本地的語文政策。剛才總督先生談到學校推行母語教學，似乎只有「自願」及「強制」兩種辦法，但其實是有第三種辦法的，就是政府協助幾百間願意轉為母語教學的學校，按照大家協商的時間表在九七年前過渡至母語教學，政府會否主動提供協助？政府會否在其內部、在法庭及公務員的銓敘制度內亦落實重視中文的政策呢？

總督答（譯文）：我重複我較早時所說，政府正在嘗試鼓勵學校選擇一種最合適的教學語言。不過，那些不同意這位議員對英語教學的看法的人士，以及那些即使在校方未能有效使用英語教學的情況下，仍然認為改用母語教學就是降低子女的教育水準的家長，卻大力反對母語教學。我想我們在解決這個問題時還要處理家長教育的問題。

我必須指出，我並沒有特別從一個殖民地的角度來看語文訓練的問題。在我看來，香港除了需要操流利粵語的人士外，還需要盡量多的人能講普通話及英語，而政府的職責就是要盡量實現這點。

我們正致力在政府內部增加語文訓練的機會，開設更多普通話課程，但我認為從事某些工作的人員顯然會需要同時使用英語和粵語或英語和普通話，那些在國際貿易等領域工作的人，便是其中一些典型例子。因此，我認為問題是要取得平衡，並確保我們盡可能以鼓勵而不是強迫的形式來推行母語教學。

張文光議員問：總督先生，你的答覆令我非常失望，很坦白說，你的觀點依然是一個殖民地時代的觀點。如果你認為本港應該推行母語教學，則對於官立學校所收的學生，若政府已很清楚他們的能力是適宜用中文學習時，你會否要求這些官立學校或班級真正使用最適當的語文，即他們的母語進行學習，以起一個帶領和示範的作用？

總督答（譯文）：我首先要祝賀這位議員，他是多年來第一個指摘我持殖民主義態度的人。不過，這樣的讚譽無論如何是要由人承受的。

不知這位議員是否亦認為所有那些現時反對學校由英語教學或自稱的英語教學改為母語教學的家長也是殖民主義者。事實上，有些家長確實是要我們誘導他們走上我們認為是正確的道路。我亦完全贊同這位議員的觀點，即我們希望採用最適當的語言教學，而在香港，這很多時即是說應由英語教學改為母語教學。這點我完全同意。不過，我認為我們最好還是以鼓勵及循循善誘的方式使市民接受母語教學，而不是強迫他們接受。這位議員說得很對，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合適的教學語言，因為以一種學童從未能完全掌握的語言來進行教學是說不過去的，而以一种不中不英的語言教導學童並不適當。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合適的教學語言，但我希望以循循善誘的方式使家長和學校接受母語教學，而不是強迫他們接受。我想這很可能亦是學校和老師的看法。

主席（譯文）：鄭海泉議員。

鄭海泉議員問：總督先生，請問政府究竟是會鼓勵一套比較多元化的教育政策，讓家長有權為其子女選擇所喜愛的教育，抑或會指定某一種很單元化，例如必須以中文或英文學習的教育制度？究竟家長可否有所選擇？

總督答（譯文）：我們很難想像有人會反對讓家長在子女的教育問題上有更多選擇，情況跟生兒育女一樣，相信很難會有人反對。我們都想家長可以有盡量多的選擇，但也了解到在推行一個教育制度時選擇難免是有限的。不過，我仍希望有比現時更多的家長參與整個教育發展過程。因此，正如我較早時說，我歡迎推行學校管理新措施，亦歡迎成立家長教師會。我相信家長亦樂於獲得更多有關教育服務的資料，尤其家長所收到有關子女教育的一些通告及通知書，有時都是一些官樣文章，若有較多資料，他們就能夠明白這些文件的內容。鑑於要政府在每個地區都提供多元化的選擇實際上有不少困難，因此選擇必定有限的，但我仍然贊成提供盡量多的選擇。我還想補充一點，一直以來，香港極之依賴非政府機構提供學校，這做法不單十分正確，而且亦有助提供更多的選擇。

鄭海泉議員（譯文）：總督可能並未完全明白我的問題。我其實是想表達一個意見。本局有些同事要求修改現行的教育制度，這點我完全贊成，但我亦認為如果家長希望自己的子女多學英文，他們亦應該可以這樣做。

總督（譯文）：我肯定這種選擇是大家歡迎的，所以，即使有被指為馬克思殖民地主義者之虞，我對剛才的一些問題還是作出那樣的回覆。我認為愈多鼓勵學校採用一種合適的教學語言，我們就愈能開設一些銜接課程和英語精修課程；愈多鼓勵學校透過以目標為本的課程來提高語文技巧，我們就愈能夠發展職業英語課程，以及與這些課程性質相同的普通話課程。我們愈是能辦到以上各點，家長和學生的選擇就愈多。

主席（譯文）：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請恕我囉唆，但我仍想討論教學語言這個問題。我恐怕先前那位議員所提的問題，事實上多少有點把事情混淆了。我認為我們現在談的，並非剝奪家長們選擇的權利，我們所談的，正如總督先生你剛才說，是鼓勵人們走這條路，而非強迫他們走這條路。現在人們提出的批評，特別是教育事務委員會提出的批評，就是我們看不到政府領導人們走這樣的一條路。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是政府盲目追隨家長的選擇，他們堅持子女應接受英語教學，儘管其子女本身尚未有足夠能力接受英語授課，而負責授課的教師也沒有能力這樣做。我們的問題是，因為該項政策，大部分學童多年來嚐盡不少苦頭。我們希望政府把焦點集中於領導角色方面。就領角色而言，政府現在所做的，我們認為仍未足夠，因為教育統籌委員會已訂出了一個寬限期，以便當局有更多時間作出妥善的安排，因應學生的語文能力，為使用中文和英文教學的學校，訂定一個實際可行的比率。正如你談到此事最近引起的爭議，相信你亦知道，這項政策近期遇到很大阻力，學校反對推行這項政策，是因為家長反對這項政策。我同意你的說法，就是對家長的教育非常重要，但那並非我們可以倚賴的唯一方法。我們要見到政府起帶頭作用，但政府卻沒有這樣做。總督先生，你說過你非常重視這件事，請問你如何帶領政府執行這項急需的領導工作？

總督答（譯文）：正如這位議員亦知道，我們現階段所做的，是鼓勵學校根據本身的情況，選擇一種適合的教學語言；而在作出決定之後，進一步加以推廣，如有需要，當局會鼓勵學校修改政策。不久以後，我們便要由積極鼓勵邁向明確指引；而當我們要發出明確指引時，我要告訴這位議員，會有許多家長提出反對。我深切盼望，當遇到家長反對一項我認為正確、這位議員也認為正確的政策時，政府會得到這位議員和本局其他議員的支持，使這項波折重重的政策得以順利推行，因為我認為我們不應低估來自某些家長的阻力。雖然，根據我和這位議員的判斷，這些阻力是不正確的，但我們仍須處理這個問題，當我們這樣做時，很多時需要有很大的決心和毅力。

現在，這位議員責怪政府推行這項政策，態度不夠堅定。我深信當政府態度較為堅定時，我不至於會抱怨這位議員不支持政府。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譯文）：我現依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布休會。下次會議定於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請各在議員與我一同前往立法局前廳。

會議遂於下午三時三十四分結束。

香港政府印務局複印 256357—6L—1/95
印製所用紙張的紙漿是取自可再生林木的

\$9—G41009419C0